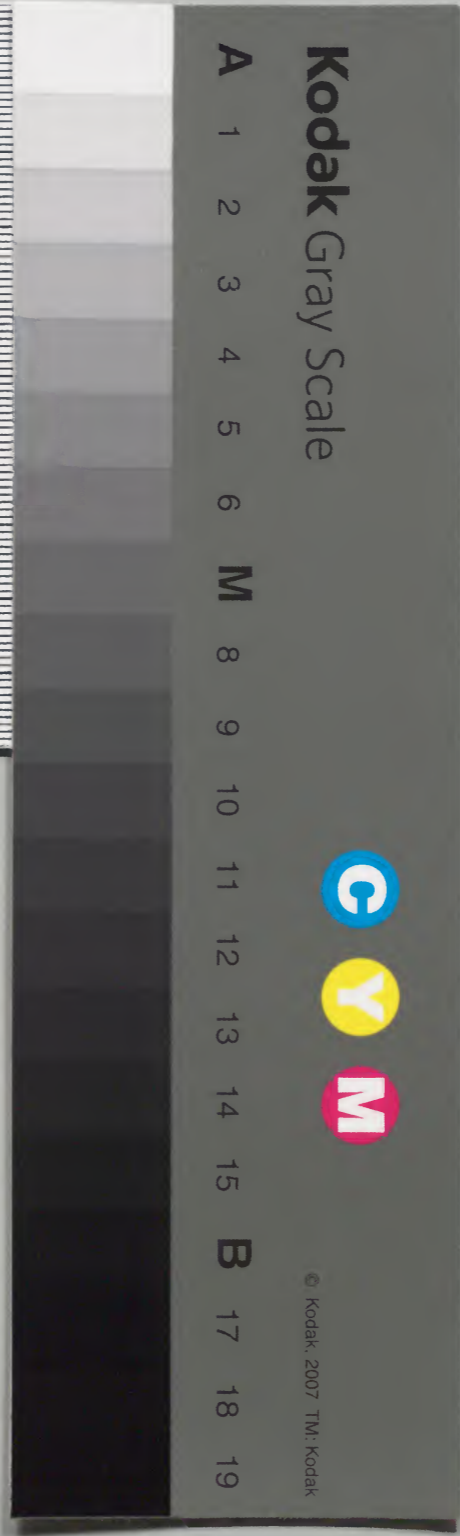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一〇〇  
四函號  
三四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一〇〇  
四函號  
三四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00
冊數	4 ( 3 )
函號	292 118



威海衛志卷之八

人物志

敘曰威海自勝朝而後忠孝節義下逮閭貞靡  
不流道素之聲昭彤管之譽雍正初年奉

旨建賢良節孝之祠守官者不克旁羅幽隱加意咨

諏遂使邑乘州書廓然無記詎非茲方之不幸

歟余本里人夙聞緒論其芳輝盛烈有不容沒

者作人物志

鄉賢

淺草文庫

明

黃承宗

字孝孺天性孝友事親承順多方親喜

寢食與之講學論業以躬行爲先崇正改元由拔貢尹慶都明史謂其有吏才庶政具舉戊寅兵臨城下率士卒血守浹旬不解甲忽武生塗面引敵入城身中流矢猶巷戰死之妻劉氏將幼女扼死旋自縊男朝鐘遇害僕黃祿奪佩刀手刃四人兵支解之一時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僕死義聞者莫不流涕慶都勅建忠義坊祀名宦祠載郡志忠勇傳爲本學鄉之首

國朝

戚崇進

字仲升性篤孝友苦志讀書由順治戊

雄近日邊素稱繁劇崇進處之裕如與任邱界接河水壤民田無算兩縣交推不治崇進平分

鑾輿

築堤鄉邑雙利泐石頌焉行取工部虞衡司主事監督兩密提督夏鎮河道監督蕪湖鈔關兼理工部抽分處脂不潤陞本部屯田司員外督理玉泉山河道適

雲南司郎中雲南號日西司口語易騰崇進寬嚴並用有淫僧姦幼女希漏網崇進獨不畫題立置之法其決獄不阿類如此陞淮安知府淮連被水災又康親王提師南征路經淮安崇進積勞成病卒於任公舉鄉賢崇祀

忠臣

明

畢高

由指揮嘉靖二十二年任卽墨營守備

建興化營叅將二十六  
年征倭陣亡賜祭葬

我每新志

卷八 人物

二

黃承宗 見鄉賢

國朝

谷生琰

字錫九生而有志學韜畧習騎射中乾隆二十二年武進士銓四川北守

備隨征緬甸打仗十四次于蠻化邨攻賊寨傷項落崖幾死以功進松潘都司乾隆三十八年

王師征金川檄生琰進勦凡攻得石卡五道卡礮一百五十木城三石卡數道橋梁一座殺賊前後

無算賞戴孔雀翎賜恭親巴圖魯號旋於西山梁受傷身

聞

朝廷軫恤賜葬及卹銀入祀昭忠祠廕一子守備

孝子

明

王彥明

廬墓三載過哀失明夢神以松苓洗之全愈著有孝經引詩經釋疑其後裔多

顯達巡撫士任即其後也舊志作彥名

陳國相 家貧父年老無齒不能食豆粥又多咳嗽不能食鹹國相夫婦終父之身不設

鹽豆當事題孝順二字旌其門

節義

明

黃朝鎰

自幼讀書即以志節自勵隨父承宗慶都任被圍語父曰臣死忠子死孝正在

今日城破從父死時年十九邑人哀之事載通志

文學

明

王

悅 字恭軒由歲貢除縣丞九載不調掛冠歸里嘯歌自適所著有南遊錄威海賦

載藝文志

國朝

阮述芳

字岸夫順治戊子副貢江南揚州府河防通判穎悟聰慧為邑風雅總持遨遊

吳越與黃仙裳魏環溪李首愚王草堂陳星槎黃交三曹實菴李爾錫諸騷人倡和晚年告歸

陶情詩詞孳孳為善著有南遊類生果同善錄治河條議感應篇纂註等類刊刻行世

附潛德

以科貢顯者有長可錄約舉姓名之下凡士民孝義未旌德行著聞者附記于

此以志景行

王

敬 宏治間年荒濟貧旌授義官

丁時舉

孝友濟貧嘉靖間以儒官旌之

壽八十餘

黃茂

孝友著聞天順間有司重之以

應里

郭珩

嘉靖間年荒濟貧旌授義官

畢

卿 嘉靖間年荒濟貧旌授義官

戚尚質

庠生家貧失恃事繼母如事父

家產悉讓異母弟

徐璞

邑諸生強記博聞後學執經問

難者常滿庭戶

戚延允

字望樵邑諸生精韻學負簞尋

師遍遊五岳晚年韻學專門四方從遊者甚衆

國朝

王啟瑞 字麟章邑諸生慷慨好義年十三有某

咋舌曰此子不可犯也折券謝過順治間軍當

民差若累莫訴啟瑞赴憲申辨不辭艱辛經年

始雪軍困以甦有土豪某武斷一方道路側目

啟瑞挫其鋒斂不敢肆復以恩結之君子謂彥

方劇孟合

為一轍云

董祚遠 字九如中年以廩還學使人服其高著

地僻詩稿行世王阮亭歸孝儀唐濟武

阮岸夫諸先輩序跋其藏書最富部分甲乙丙

丁閱某事查某卷一拈即獲其資力過人如此

周之標 字子端邑諸生居鄉慷慨多大節順治

間縣蠹姜學禮僉報衛人當里差之標

解囊糾同諸生王啟瑞夏士英等赴憲辦理卒

寢其口創建文昌閣議興文會敦先達戚景鯤

立九容社砥礪俊英

王毓生 諸生字懋功啟瑞子性篤孝友謙冲忠

睦鄰家訓有方皆

可為士大夫矜式

郭昌嗣 字永侯諸生其教子弟以林亨大先生

吃虧二字為宗如賣契放贖改賣約為

典約買田房一契持贈表兄代同堂完國課任

束修處鄉黨貸不取息貧不責償至今人稱善

者與胞弟廩膳生昌昆四世同居終無間言昆

善友于尤篤行誼康熙甲申歲饑族黨戚里待

以舉火者不可勝數

歷年積囤俵散無餘

王汝翼 字奈古廩膳生天性孝友名高藝林與

呂曰正陶威鳳齊名年未四十遽卒士

戚 威 字衛伯諸生文學雋逸學使宮夢仁

列女

已載文登志者不錄

明

陳門趙氏

夫名失考建坊旌表

苗門某氏

姓失考建坊旌表

孫氏

生員侯臣妻臣病篤氏度不能起恐夫坊旌表以上三

名詳見坊表下

畢氏

指揮王運隆嫡母無出撫妾藍

氏子如巳子至老不懈享年八十餘歲印官申詳奉文旌匾

吳氏

登州衛教諭吳應第女邑庠生王宏基妻歸寧值府城陷投井水淺未即死姨

孫氏欲生之慨然曰吾何面再見吾夫乎蹲水中死後淘井面如生以畫軸瘞兄如認園西墻

蓬萊縣志舊志作沃氏誤

劉氏

慶都知縣黃承宗妻崇正戊寅城陷氏聞夫殉難遂北向拜闕拜已先將幼女

扼死從容自縊遺囑以女尸附棺慶都勅建節烈坊

張氏

縣丞夏宗禹之母守貞五十七年

谷氏

庠生周肇孟妻崇正癸未氏負七歲子避難水龍窩見兵到水際抱子投海死

國朝

都氏

庠生董攝元繼室夫沒飢殉奉旨建坊旌表

張氏

許字阮希朝年十六尚未過門朝死求弔不得遂自縊順治間奉旨建坊旌

表夫婦合葬墓在坊側合學公舉呈教授張聯箕輓詩俱載藝文志

劉氏

成山劉芳清女許字威海陶篤生擇吉親迎聞夫死欲殉父母防守氏佯為不

死防稍懈整容自縊文登知縣邵公旌曰貞烈性成

盧氏 許字畢暗暗死自縊奉旨建坊旌表

呂氏 監生戚士瑄妻夫病篤先一日縊死

戚氏 童生周士鳳妻夫亡除夕自縊

鄒氏 畢蕃嗣妻夫亡有欲奪其志者百日投縵墓碑在衛北二里

袁氏 周繼先妻夫在京病故數日不食自縊以殉時居成山母家其邑侯杜詩韻親

為視葬且為聯輓焉 張氏 郭維師妻二十歲孀居守節

五十二年教 王氏 通判阮述芳繼子昌祚入庠

孫孤 張氏 知縣戚士琦妻聞琦卒于任所

從容自縊

守節五十二年 鄒氏 廩生李逾杜妻諸生戚爾崑妻二十四歲孀居

教遺腹子國用入庠年九十

五歲逮見曾孫成室而卒 王 氏 丁盼妻青年撫

呂氏 苗某之妻名失考青年夫亡柏舟自矢艱苦備嘗 孤垂五十二年

王 氏 董義妻青年孀居撫姪為嗣 呂 氏 廩生阮嗣蕃繼室二十三歲守節

曲 氏 廩生阮嗣蕃繼室二十三歲守節撫前妻子成立子死依孫為命

姚 氏 崔月齋妻子歸一月夫赴京未幾病歸侍疾一月而亡撫姪為嗣孀居五十餘

年 畢 氏 諸生董繼祖妻夫卒柏舟自矢

撫姪為嗣 于 氏 諸生呂日中妻二十三歲守節



撫姪  
為嗣

董氏 諸生呂金妻金  
早卒氏教三歲

孤書入庠未幾書天無子  
與媳李氏並矢節自守

李氏 庠生傅應徵妻青年  
守節撫三歲孤成立

于氏 廩生呂珣妻夫逝  
子殤撫姪為嗣

周氏 童生呂珽妻青年  
守節撫姪為嗣

鄒氏 戚埜妻埜死無  
子女繼于尸旁

呂氏 庠生陶申士妻青年守節撫姪易為嗣  
至于成名奉旨建坊旌表入節孝祠

周氏 增生陶偉士妻甲辰偉士抱病應試旋  
里即亡氏無子守節侯繼叔子為嗣

畢氏 鄒承嗣妻夫亡家貧如洗有議改適者  
即涕泣欲死焦蘇紡績艱苦萬狀卒撫

一歲孤  
成立

谷氏 李可成妻可成  
遠出訛傳已死

姑逼改嫁氏無所控訴倉皇自  
縊邑人勒碑旌節在衛西五里

董氏 庠生畢彰妻青  
年無子守節 傅氏 谷仁妻仁二十  
五歲縊死氏三

十歲守  
節撫孤 陶氏 周宏音妻夫亡  
矢死靡他聞夫

家有異志遂自縊署文登縣事寧  
海知州周溥旌其墓曰冰霜完節

戚氏 李昂妻乾隆三十九年昂任壽張訓導  
奸民王倫謀逆與昂同縊昂救甦氏遂

死大學士舒赫  
德 奏請旌表

論曰韓昌黎送楊巨源序謂鄉先生歿而可祭

于社者其在斯人與是非德行純粹聲施卓然

無以爲芹藻馨也至若女有士行風俗攸關勝朝只載數人幽光沉沒良可慨已近奉

世宗諭旨年三十歲以前守寡至五十以後完節及守節十五載以上年逾四十而身故者俱准具題旌表仁矣哉聖人之心也其貧賤者雖上達無由亦錄之以備輶軒之採焉

威海衛志卷之九

藝文志

敘曰文以載道自孔孟而後惟濂洛關閩爲正宗餘則得失互譏醇疵各半然而家存其集代著其人斐然成章夫亦風雅之遺也威海雖僻壤而前賢之謨猷騷客之題詠有不讓於通都大邑者倘令其消沒殆盡非居是土者之責乎作藝文志

記

新設威海衛捕倭屯田軍記

永樂二年

文登教諭 胡士文

古之治國家者文以經之武以緯之武以勘亂  
 文以襄治二者必相資為用然後國可得而治  
 民可得而安也蓋兵雖息之於暴亂賓服之日  
 不可偃之於城池備禦之時今自天下混一以  
 來萬國咸賓四方畢賀偃武修文當其時矣但  
 居安慮危必養兵於無事講武於治平山東海  
 右之民間被倭寇竊發之擾洪武戊寅春正月

特命魏國公徐都督朱朶集本處之民置立沿  
 海衛所以安斯民於仁壽之域迨至永樂元年  
 仲春都督朱復奉新君之命練兵至威海思昔  
 皇上所以軫念黎元之意欲刊諸石以垂神功  
 聖德於不朽請予為之記予曰自登萊之屬邑  
 文登抵日照沿海地方不啻數百萬向者悉被  
 倭寇驚擾今當險要之處自威海而抵安東凡  
 設直隸衛者七自寧津而至雄崖凡設直隸所  
 者四不過朶四萬之民分設各衛所號捕倭屯

田軍議耕議守議戰海寇聞風遠遁不敢側目  
 以安數百萬民無倉卒之驚無須臾之擾其用  
 心設法可謂密矣斯民也百穀既成則荷戈於  
 較藝之場三農將興則負耒於隴畝之地名雖  
 曰兵而實非兵可見我朝文經武緯之治似不  
 專尚乎兵而兼寓乎農矣

新建環翠樓記

宏治二年

大學士

劉 翊

威海西城之岡有樓曰環翠以滄海山川之勝  
 甲天下山光水色崢嶸於前而我朝來恃此為

邊陲太宗皇帝永樂間益修守禦倭寇不敢伺  
 覷有此備也歷世百餘年城池倒塌兵政廢弛  
 因循弗理適欽差巡察海道副使趙公鶴齡至  
 四顧嘆曰城池倒塌如是不重治之後必有大  
 患乃懲飭之以憲度振肅之以綱紀起附近州  
 縣人夫數千名支給泰山香錢數百兩多方設  
 法將威海等衛雄厓等所三十二處赤山等巡  
 司二十處鳳皇山等墩龍虎山等堡四百餘處  
 甲冑干戈之屬政令乖戾之類一旦煥然一新

東海之人傾心向化倭寇之輩聞風遠遁軍民安堵皆公餘澤所及文登營把總指揮王愷等感公之德捐俸建樓以示永久因稟命差遣總督備倭都閫姚公昇公曰事貴適宜奚為不可於是不遠千里謁文於余欲刻石用圖不朽吁近海之郡凡幾濱海之郡凡幾自唐宋以來民之至而土著者日益繁元末苦於攻戰過者蕭條興慨今聖天子深仁厚德被乎東裔若易而不難也大抵繫乎人而已且時之不可為者春

秋書新延廡是也制之不當為者春秋書新建南門是也今修造既得其時又出政之所闕是豈可沒而不書耶遂書其概如此使後來有所考云

重請威海衛印記

正德十六年

谷景暘

邑貢生

威海衛古禹貢青州之域唐虞時為嵎夷之區而衛治極山東之東三面環海一城負山形勝險要甲於天下蓋海防一重地也且衛之設肇於太祖龍飛之後救兆民於湯火深慮倭醜肆

毒元元受害迺于洪武戊寅歲命征討大將軍  
魏國公徐集數萬衆而築斯城焉防禦策應  
均於是乎永賴矣原設指揮使司印一經歷司  
印一千戶所印三百戶所印三十儒學印一是  
印雖多悉爲衛所統綴周詳精密罔有遺漏百  
餘年來衛印用繁稜磨篆平文理莫辨其間奸  
巧之徒乘機作弊真偽難分因循日久鮮不受  
其顛倒而中其侮玩者本衛掌印李公殷鑒前  
轍奮然興起謀諸僚佐曰衛印模糊偽詐者蠹

起積弊何可久乎願捐俸求更置焉於是遣千  
戶胡璽奏請於朝適聖天子嗣祚之元年也特  
命禮部循例換給百年之疾一療而瘳叢奸之  
藪一旦以除欺公無忌者迹屏而形逋非李公  
之精明強固公爾忘私亦安能捐貲往請舍其  
舊而新是圖哉是有以允合祖宗立法之初心  
不負今上付與之新命始不廢一衛軍機文移  
之重務也何其岸然自異振拔流俗勝任而愉  
快乎公諱蘭字德馨鳳陽靈璧人祖任金吾上

將軍父改選衛指揮使司事洎公二世矣時新  
 印初下僚佐眾徵予文以記之余受徵而記之  
 曰李公真印之主也蒙受五推幾三十年從政  
 之善深如醫之用藥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孟子豈欺我哉今李公除弊之易不煩於  
 財而勇於任非胷有成竹者不能也余因誦公  
 之政表公之德並僚佐有事斯舉者附之石陰

重建威海衛儒學記

嘉靖六年

副使 趙文耀 萊陽人

威海衛在文登縣境山厲土斥實瀕海堧隱然  
 為東陲一阨塞洪武中爰立為衛屯兵戍守彈  
 壓倭寇永樂初制邊海咸建學選徒立師得視  
 內郡而威海衛學昉於此矣學占衛城良隅邇  
 來百餘年陂陁陵圯日就毀頽禮殿僅存風日  
 穿漏丹青不主堂廡齋垣欹傾壓覆揭虔亡稱  
 孫業亡肆師儒猥籍委頓失次公私窶貧武帥  
 塊守亡敢離局擅興作荒裔素顛樸世厭見武  
 事獷監控蒙尚藉文化稍左右輔翼之猶蔑足

勝結習况重之以湮沒化本俾觀法晻昧哉救  
獎莫急有識興嗟乃嘉靖二年交河馮公以侍  
御擢山東按察副使奉勅巡察海道總登萊之  
軍民有司始至卽以沿海衛所承平日久兵戈  
不試將卒驕惰軍政漸蠹於是申號令大震耀  
合文武吏罔不祇肅以其歲巡行所轄越若來  
次威海乃謁

先師厲生徒具得廟學廢狀大懼儒術寢微則亂是  
用長卽儲思計費務期振憲極越明年乃下所  
措白金百兩選於衆得是衛武舉指揮李仁委  
之董役仁受命勤恁搏力規恢舊址大徹其壞  
而又爲之縣水築以正位按圖記以攻位有工  
之人獻功效力匪怠匪徐又明年訖工凡殿廡  
堂齋解舍門庫垣堦之屬咸嚴正如法要在標  
示軌儀垂大觀毋取奢麗旣事仁乃詣愚屬愚  
記之愚幸受知於馮公最深公善政多矣茲又  
其大者愚何敢以不佞辭竊以古之學匪惟祭  
祀鄉射養老考藝云爾而凡出兵受成論獄獻



馘之事亦咸卽焉以故其人業亡異身動由禮  
教風俗長厚今國家設學罔間兵民誠得古意  
而遐陬武衛苟文具仍敝陋者豈少哉公獨興  
廢起頓矯激頽靡震聲日景覺大寐耀沉冥垂  
裕深長後世賴之偉乎休哉允可歌已其辭曰  
東海西壘不夜之墟橫衝設衛武族爰居維  
武之區維文濟之興學教誨百年於茲爾來  
守陋罔或申陳禮殿講堂積漸崩淪憲憲馮  
公來泣東服虎視鷹揚風紀振肅爰以行部

至於威海嗟此廢宮我其修改經費使能是  
廓是極新廟誕成有嚴有翼暨暨介士瞻仰  
咨嗟曾是 而不知義舉舉學子升堂鼓  
篋孰或佻達而在城闕絃誦蜚聲震驚海外  
文教旁敷邊烽眇昧克順長道式昭恒文惟  
德無陋惟公之仁惟公之仁殿我海邦匪今  
賴之百世之慶斐然作詩不侈不假頌茲成  
美以詔來者

重修真武廟記

嘉靖二十九年

舉人

張

詡

登州衛人

嘗聞威海環翠樓之勝枕西山蕨芽面滄海縹  
渺東接劉公島隱隱然北拱古陌峯巍巍然南  
望滾牛山幽幽然詩人墨客獲憩於茲者靡不  
題咏感發而興起焉然有所登臨必由真武祠  
始蓋樓踞其巔祠壓其麓也建自宣德四年而  
祈禳感應儼然爲一方之巨宗迄今棟宇像貌  
浸爲風雨剝蝕威海致仕指揮使古陌王公勲  
謀諸指揮使德容王公都捐俸資以爲軍民先  
一時僚寅庶士有力者咸附焉工起於嘉靖二

十八年八月一日工落于二十九年六月十日  
迺移書於其壻登州備倭都指揮僉事大谷石  
公守忠屬詡記之詡曰昔狄梁公之巡江南除  
淫祠七百所禮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夫以正學  
之不明而淫祠遍天下苟因其廢而除之不失  
爲秉禮者之所尚而諸公必欲其舉無乃因人  
心之所宗而示所鑒臨者與祭統之言曰能禦  
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聞神於我成祖靖難之時  
英宗朔漠之狩皆以夢寐恍忽極爲幹助則神

有扶國之功而祀之百世不爲過也天文所載  
四方之宿曰元武曰朱雀曰青龍曰白虎用武  
者每列之爲旗幟之章初祇謂之元武祠及宋  
真宗崇道教避聖諱改元爲真而真武之名昉  
焉神之從來則無從深論然自人心之有神而  
後鬼神之能神人能以其心記而後能以其儀  
記故聖人之道不顯亦臨賢人之功矧可射思  
庸衆之慮禍福將至人而無鬼神之在上則肆  
然將無忌憚故創廟修祠於道無禪而令人勉

於求善惕於免禍則得矣苟念神之真而行不  
敢不真則惟德惟義真誠自勵焉念神之武而  
心不敢忘武則防變憂危而神武不殺焉則是  
祠之修匪惟神得所棲而安而國安而社稷安  
將有永賴之者若曰神乃青池之長清涼山四  
十年之煉執元印星劍之勇服天關地軸之妖  
其說詭異君子所不言王公亦非惑於斯者故  
廣真武祠於舊址以習儀爲詞又新元壇像於  
神左以自禱爲詞則知王公之志有在也詡是

為記云

新建學田記

萬歷十三年

吳宗魯

邑貢生

恭惟朝家知治本人才才本作養故於郡邑各  
 建學以端治化之原而師生有舍矣庖廩有具  
 矣未已也又有學田之贍焉其所以作養人才  
 用鴻治理者何倦倦也而我衛僻處海隅地瘠  
 土窘膳廩之外師生往往不能自給近者巡撫  
 李公移檄清查官地建置學田以新法紀以禪  
 風化甚盛心也本學 公慨然鳩合諸生呈准

官地數處建立學田當蒙本府王公批委寧海  
 州王公嚴查報奪坐委巡檢時魁於四月二十  
 六日公同致仕鄉官王吉暨闔學生周尚冕等  
 逐畝清丈取具原耕地主李景伯等退狀申覆  
 蒙批據申該衛官地廢棄多年速再清丈長濶  
 四至畝數明確送學招佃歲收花糧以資貧生  
 仍逐段立石為記以垂永久敢有豪橫無行擅  
 行侵耕定行拿究追以前年分花糧該州務處  
 停妥再一申報魁等於五月二十八日覆踏得

地共十二段積地共七十畝四分一厘三毫立  
 石記蹟而徵余序夫養賢及民大易之所以著  
 頤也有事學校而錫之田其養誠可觀矣而二  
 三子將何以自養也必也禮以耕之義以耨之  
 廉恥志行以栽培之灌溉之而獲之以時焉為  
 宗廟之粢盛為生民之粒食庶無負今上作養  
 之意與諸司祇若之心哉不然而徒口實之是  
 資焉是田而蕪穢者也與棄田等作養云乎哉  
 有國之憂二三子之恥也其慎無負斯舉也則

此田與此石將俱垂不朽矣時有陶唐臣捐地  
 助學義士也例得並書故亦及之

遵憲定額條鞭碑記

萬歷四十七年

審理

畢再傳

邑貢生

衛所之編審也與有司同而編審之僉名也又  
 與有司異非初制之不善也總之法久弊生本  
 公典也而藉之以行私他無論已論其最負累  
 者曰牢役曰巡捕曰軍伴曰屯催四項一定老  
 死不休父方謝役子即代替一門受殘踏捶楚

之苦累世爲鞍前馬後之人科派多端侵漁無厭往往千金之產役未竟而絕立錐焉以故城中若掃地著之宅半爲荒田生氣奄奄盡矣間有不幽影者僅百餘家而此百餘家僅屬官舍之子弟耳傷哉餘丁誰非血氣而乃斃於征求冤莫控也適萬歷己酉董衛主諱遇時吳所主諱夢麒者皆勇決積蠹乃以條鞭詳之兩院道府俱嘉其便宜而著爲額嗣篆董公者李公也諱世勲遵諸上臺明文一一祖董吳二公而善

調之各項雜差俱免編名止分三則納銀其牢伴等役各給工食招募其軍伴供丁本族有丁者照例優免無丁者不得揀占異姓以起需索之端於是數年來死灰復燃枯木復甦納銀者止完國課乘手足之餘閒皆得經營於活計應募充役者願出本心資口糧以潤身家愈思效力於公門官長不乏使令之役丁餘無復奔命之擾所謂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此也戊午復值均徭又恐貪墨爲之變通

遂據三所伍劉世勳等闔學生員呂望周等呈  
揭申府蒙批單開各款俱係旨濫宜速爲開豁  
勿令偏占貽累窮窶仰寧海州查報蒙此該州  
鄧詳申查得威海之行條鞭也已十年矣各衛  
做而行之者亦非一日倘非宜於人情誰肯比  
例而樂從也往者衛所力差貧餘不堪供億之  
繁條鞭行則軍餘止納額徵之銀而無苛歛之  
擾此條鞭之所以爲便也等因申府蒙批條鞭  
之行法最善招募之故事可循仰州卽從民便

行間又據闔衛軍舍戚世傑李生春陳汝禮等  
呈撫臺蒙批條鞭事例鐫石永垂庶生事者免  
起妄端此法一定如有起而紛更者將指何項  
爲不便乎其心之貪婪可知已有一於此卽係  
變亂成法之人所共憤者也不拘諸色人等許  
訴之當道以正法紀今日有是舉也難必無忌  
余之人然而余也存心秉意可質之天地鬼神  
知我罪我直聽之當時後世等因批准在案夫  
條鞭一行也民善之卽君善之諸上臺又善之

則知僉民之禍最慘毒矣公一旦盡去其所不  
 便貽之以所甚便真所謂活涸轍乎後之嗣公  
 任事者有公之芳踪在也可令專美於前乎哉  
 不然其務行僉名也不過欲張其威福耳借人  
 之膚髓以張已之威福清夜思之必有疚心而  
 自痛者况碩鼠之邦一空誰其供吾頤指乎不  
 惟負公之盛意而當道之申飭不且弁髦置之  
 耶孟春李公奉命鐫石徵余為記余不辭不文  
 走筆而書其槩以為將來者勸

按院馮公批准軍民照舊各差碑記

順治九年

金華府 戚若鰓 邑人 經歷

衛所之設原為疆域屏藩舊制建設州縣境內  
 城隍而外寸土皆民衛人多買耕焉即如衛屯  
 星置於各州縣民人多佃耕之民佃軍屯未佃  
 軍差故耕屯地者民也而徵屯糧則係衛催惟  
 衛催故曰軍差軍買民地未買民差故耕民地  
 者軍也而徵民糧則係民催惟民催故曰民差  
 况舊例軍耕民地正糧之外每畝加銀四釐名



曰寄莊以爲不當民差而設軍之不可爲民猶民之不可爲軍也本衛世耕文邑辛汪都三里田地本里之民世催本里之糧從無變更自順治二年間里蠹姜學禮借端需索僉報衛人替當民差變亂成規闔衛鳴冤申詳各上臺蒙海防道楊批縣衛差徭各有舊例因何混亂其寄莊銀兩是否正項支銷仰府並查明報又蒙防院楊批仰登州道查明議報又蒙撫院丁批旣當軍差自不當以民差疊累也仰登州道嚴飭

報三批詳府轉批寧海州審結當將民蠹姜學禮杖懲擬贖軍民照舊各差申詳上臺蒙撫院丁批姜學禮僉報多家意在嚇詐應盡法究擬姑念窮民仰該管重責二十五板枷示以警將來仍詳防院繳蒙防院楊批照依撫院發落行繳雖各上臺憲批煌煌無奈奸蠹朦弊藐玩不遵數年來僉報日甚逃亡日多寥寥邊衛十室九空幸逢防院大宗師馮公巡邊春溫秋肅剔弊釐奸闔學諸生剝床及膚冒險上陳蒙鈞批

寄莊於徭糧之外另有加征地畝銀兩正為軍  
 置民產不便當差而設也至於挨甲順里之差  
 軍衛有司原自各別豈得軍當民差仰文登縣  
 照舊例行繳即取該縣遵依又蒙批詳衛人從  
 無代應民差之例其一切錢糧原係民地自應  
 民催承為定例行繳又恐奸胥仍前抗玩公呈  
 請詳懇憲勒碑永為定規復蒙鈞批軍衛有司  
 原自各別衛人無當民差之例已據文登縣申  
 詳批豁以後錢糧照舊民催承為定例矣此繳

現今文登縣着令民間里總照舊應差本衛歷  
 年沉痾一旦豁然庶安於菑畚士安於鉛槧澤  
 鴻相慶謳思無窮敬伐石勒銘頌南山之臺未  
 已也又頌北山之楊焉顧斯碑而悚然知懼者  
 猾胥之爰書也顧斯碑而歡然無虞者貧餘之  
 保障也顧斯碑而惠藹山城蔭垂奕世者馮宗  
 師之甘棠也

馮公諱  
右京

重修城隍廟碑記 康熙五年

侍讀  
學士 王世功 邑人

城隍廟繼衛城而建者也成城之始百度維新以城隍爲金湯主選勝於環翠山之麓居衛治十字街之西鄙順陰氣也但威海物力採辦艱難率多因陋就簡雖廟貌像教一時俱備而湫隘閉塞未能爲大方生色余髫年卒業其右每過此輒興嘆曰是安得一好善樂施之輩興義舉起大觀俾神所憑依在人而無憾矣乎洎從先君子宦遊慶都躬逢鼎運故鄉風土久已不來意想順治辛卯廁名成均壬辰備位承明

風木興思錦衣祿養弗及也陳情廬墓猶及之今年春奉命東省焚黃封於郊訪親族於邑再經城隍廟前而觀裏桃花盡是劉郎去後矣正殿巍巍乎寢殿烺烺乎山門儀門堂堂乎居然一大解宇不知其何修而得此也咨之父老僉以顛末來告曰衛有廟社鳩集錙銖一供香火一備補苴順治丙申大厦危若纍卵領袖畢懋素等九人各發願力堅意重修除本社存貲外兼募緣以佐之至戊戌而大殿成又以星向

不合門局不對丁際竒等跣募都門至壬寅而山門成又舊設儀門久圯黃扉傳等再積本社餘貲重修儀門一間角門二間又寢殿三間偏窄敞陋無可展拓黃扉傳割助已園一角丁際竒買助鄰園一角開除而光大之至癸卯而寢殿成其週以垣各肖以貌輪奐之輝金碧之麗過此以往雖千百年勿壞也余曰何無記也僉曰限于力而未之逮也自丙申至癸卯凡八年得寸則修寸得尺則修尺社之事歲會而月計

募之事重舉而再行萬有辛苦一無積湊故與其強之勿寧缺也與其速之勿寧遲也癸卯迄今又少有所蓄堪伐一石矣言已復長跪請余文爲記余曰嗚呼噫嘻余去衛四十年矣修之事不及謀修之貲不及付實之不存焉用文之祇念革故鼎新者協乎時同心合力者諧乎事時與事會而大功舉豈惟神之聽之人之安之並余四十年之心願一旦不勞而衆著焉其爲歌舞可勝道哉余故嘉與二三君子而更有望

于後之人焉是為記

銘

賜進士出身授武翼大夫貴州都勻協右營遊擊殉

難 賜祭葬谷君墓誌銘

淮安知府 陶 易 邑人

乾隆三十有八年

王師征金川二月二十六日進攻納占遊擊將軍谷

君沒於陳事聞

朝廷褒卹

賜祭葬卹銀四百兩蔭一子守備逾月君之子曰孚

來泣請曰公與我先君同鄉而交久事熟聞敢

以銘詞為請嗚呼余忍銘君哉君與余為威海

衛人後歸縣同為文登縣人里居近向未款接

也繼在京師君將赴任川北始一過往長身鶴

立音響鏗發論及國家事則感慨奮發毅然自

忘其軀余心躉之知我里固有偉丈夫如君者

也比余為平定州牧君以都司入 覲又一相

見言及緬匪事袒而示我傷痕所在嘆曰鎗洞

我脇不死墮崖不死意者其別有死所耶余益

驚異之君姓谷生琰其諱錫九字也祖父以上皆力農君生而有志學韜畧習騎射乾隆二十二年武進士銓四川北守備丁亥隨征緬甸進攻蒲乍變佈濟諸處戊子進兵蠻化村連攻賊寨傷頂落崖幾危矣以創回營調養川省督提旋題補松潘都司引見蒙賞卹傷銀二十兩回籍省墓繼赴蜀檄進勦小金川得賊西山下緊要石卡數斃賊人得約咱賊寨又攻西折龍山甲木山梁卡爾金邦科諸處又自東山

梁下溝攻得溝內水碓石卡溝口阿仰山梁格藏達烏巴凹各宗一帶以功題補都勻協遊擊又攻翁古爾隆大木城石碓石卡殺賊多人又得扎爾碼獨攻孫克宗諸處奉

旨賞戴孔雀翎賜恭親巴圖魯號銀一百兩又攻克美諾功列超等是年率兵佔距大金川納占山梁獲大小石卡旋於西山梁受傷身死計在滇省打仗者十四次在川省攻得石卡五道卡碓一百五十木城三石卡數道橋梁一座殺賊無

算歿年四十九歲祖允宜父予宏皆以君貴贈昭武大夫祖母鄧氏母苗氏皆恭人娶畢淑人二子長曰孚蔭守備次日賢業儒女一人孫男二人於某年月日葬于軍馬嶺之原君負大志而卒崎嶇以殉未得展效于世為可惜也然人既矢以死報國矣夫豈有所待而審顧于後日耶有所待則非君之志矣為之銘曰

登之水兮粼粼之采山兮蒸雲魄歸來兮日曛松柏列兮秋春中有堂兮有門昌厥後兮答國

恩奕世絜歆兮是為忠毅之墳

跋

引

呈

序

照年分敘列

書王恭軒稿後

萬歷四年

兵部尚書

郭宗臯

福山

余讀威海王恭軒先生威海賦與南遊錄二稿詩無蹈襲摹倣而古名家之作往往櫟括於其間賦之格調頗出入于兩都兩京諸篇而未嘗一用其語又字必楷書務合法度有即此是學之意可以想見其人大抵宏治以前學者專心祖述考亭靡不以多聞強記為功先生其尤篤

信以自成其行藝者歟吾鄉先進諸公遺行翰墨猶有存者觀先生諸作可相仲伯以先生之學之才當升名於朝翊贊休明乃僅得計借官止縣貳九載不調然則人之通塞顯晦焉可不謂之命哉

廣翁社題辭

順治十四年

威海衛

張聯箕

益都進士

余自束髮佩先大人庭訓有四如社之約一時宗黨戚里如今日名公卿趙氏進美孫氏廷銓偕家昆季相與從事鉛槧者數年迨丁丑先嚴

見背社事隨輟愚兄弟雖廬居孑處而墳篋一堂自為切磋命名曰翁社蓋取兄弟既翁之義嗣是聲氣所及同人願過從者聽焉丙戌戊子以迄辛卯亦多先後捷去以故翁社益廣由伯仲而朋儕而比隣而千里外之學者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四海之內何莫非兄弟也今不佞初釋褐改除廣文于海上憶昔疎燈寒雨與諸兄弟賞竒析疑聯床夜話時風味依稀如昨而衛士子又多下帷攻苦簡練以為揣摩者苟有素



心樂與晨夕豈非古人以文會友之義因復推  
廣立社本旨為諸君同志者共勗之

請旌張烈女公呈

順治十六年

畢懋第

邑貢生

為公舉烈女懇詳旌表以闡幽貞以勵風化事  
竊照節烈為古今所同而出自室女則更異旌  
揚乃國家之鉅典而伏處寒微者易湮今據文  
登縣辛汪五里庄頭某報稱居民張一憲室女  
張氏殉夫死節狀已經該縣批准詳查在案第  
某等地隣接壤目擊最真事關公論誼有不容

昧者伏念張氏自九歲許聘威海衛籍阮希朝  
為妻今年十有六歲聞夫染疫於二月十三日  
物故即晝夜啼哭不止稟告伊母董氏欲同弔  
夫喪母弗許遂哀毀不食誓志必死母百計勸  
諭與隣媪伴守之氏不欲重違母意飲食稍進  
然憂戚鬱結形槁神瘁鄰里疑其必無生志矣  
每遇伊夫七七之辰人或忘却氏獨默記其期  
必暗涕泣寢食俱廢或夢囈中哭醒嗚咽不能  
自禁以故父母亦不敢遽議姻事然持束牘通

媒妁者日三四至初猶囁嚅未吐後稍稍及之  
氏憤恚殊甚其母賦性樸直祇知以改嫁爲愛  
女與女聽從而不知益以堅其必死之心然氏  
實陽爲若不死者故母已疎其防也突於四月  
十三日值父出傭耕母出舂米乃扃戶自盡距  
伊夫七七之週祇十有二日嗚呼士君子談說  
道理有勉于殺身成仁而死者有一時憤激迫  
於奮不顧身而死者張氏非有講貫迫怵之情  
又非有狎昵恩愛結褵之素乃獨從容迴翔矢

死靡他何其天性真烈一至此耶海濱僻壤愚  
夫愚婦不知節義爲何事但地方有此烈女出  
自蓬門孰非

朝廷德化與諸有司政教所感化也屬在士林若不  
公爲激揚不幾令孤寒者湮沒無聞乎懇祈明  
府垂鑒轉詳道府俾得照例旌獎其於世道人  
心裨益非淺

糾友作會引

康熙四年

張完臣

平原進士

登州爲山東一隅而威海又文登之一隅也未

至者疑爲舛鄙顧其地負山環海泉甘而流清  
山川鬱礪之氣類必有魁壘之士挺然炳煥而  
自前代以來科目絕少余竊惑之乙巳夏補授  
學署覽其人文秀美旣不符於向之所疑而魁  
壘挺拔之士復不乏人則又自信其言之有徵  
也顧去會城遠人習便安艱於跋涉應試者可  
屈指此科目之所以不概見也得毋文學之士  
有怠心乎夫干將莫邪不鍛則不成器雲和抱  
月不撫則不成聲人自阻於一隅而謂塊然山

川能掖之使奮哉則勞來引翼之事安可無也  
余以一日之長爲諸君出條約日有課月有會  
勿助勿忘務及其鋒而用之莊子云風之積也  
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旣培風矣則負青天  
而莫之夭闕是非大鵬之謂蓋士君子之謂也  
諸君其勉旃

阮岸夫南遊籟序

康熙十  
二年

黃

雲

泰州

先生詩詞以籟名奚取乎聞之莊生有天籟地  
籟人籟之說亦曰聲音之道原本自然鳥鳴春

蟲鳴秋皆出乎不得已而元音寓焉先生學道人雅不以摘藻自喜每逢興至間一奮筆則一真孤引不事彫琢性情頗類陶靖節南遊籟是其近作憂讒畏譏近於小雅之怨誹而不怒異日草堂著書定有少君家步兵詠懷諸什引入勝者又將何以教我

南遊籟序

黃泰來 揚州

今作詞家非失之樸陋即失之輕佻求其音節入古命意高渾而獨以已之精思與為涵泳者

戛戛乎難之癸卯夏岸夫先生將歸山左出此卷屬僕點定自愧淺疎何敢妄測及午夜篝燈諷讀一再過其佳處即起古作者而較之當不多讓山左名流崛起當今如荔裳觀察西樵司勳阮亭民部諸君子俱以詩餘鼓吹山左而先生亦且按紅牙歌曉月俯視羣英何山左人才之盛哉攜此歸訪阮亭當為賦含凄咏江練之句矣

李公德政乞言引

康熙十八年

桃源  
知縣 呂祚苑 邑人

蓋聞民風轉於吏治得其人而後行錦製綴以  
瑤篇徵諸衆而益信是以盧刺史之利濟御筆  
贊其匪躬鄭大夫之恩威輿論歌爲衆母大抵  
有開必先之治必有實至名歸之章我威海衛  
孤城如斗負郭無田僻牟郡之東隈界文山之  
北鄙地不闢而民不聚恰有簿書朝議解而夕  
議徵並煩鞅掌爲防爲守每借箸以籌邊是賦  
是徭類沿門而持鉢膺斯任者厥惟艱哉欣逢

有翁李公武科甲第盛世干城小試行道之端  
大展過都之足衆同甘苦儼然嘗膽卧薪獨勵  
精明不媿繭絲保障百廢俱興勿勞公旬三日  
纖塵不染常惜民間一錢首製龍亭儼

天威於咫尺勤頒鄉約助德教之旬宣澤宮茂草有  
年方掃除於矍圃馬帳春風無地爰肯構乎鱣  
堂戶口招徠起哀鴻而登衽席城垣補葺未陰  
雨而計苞桑游手禁則日作方興盜跡除而夜  
戶不閉創義塾義師成人有造建社倉社粟饑

歲無憂醫藥設而生理多荒蕪拓而田園廣挽  
三百年反抱之水永護龍砂築六七級陽璇之  
峯丕興豹變池開菡萏潘安仁滿縣芳菲堤植  
柳楊蘇子瞻六橋風月當此俸裁薪扣之日益  
見補偏救弊之長可云文事武功咸資名世實  
心善政堪播絃歌者也某等觀成有素誦義無  
能掛一而漏萬貽譏撫大而失小爲取非藉鴻  
篇之彪炳曷宣蟻悃之賡揚伏望名公大人秉  
爨同好德音孔昭艷吐葩思繼召父杜母而作

頌繡加袞字做編年紀事以成書片語皆珍莫  
問以南以雅千純是襲何殊式玉式金備採輶  
軒用光梨棗

李公同聲吟序

王世功

將帥之才彎弓躍馬練步武習攻擊可以爲天  
子干城矣惟衛守不然所治者簿書所較者錢  
穀武而文之將而吏之甲冑弓矢而樽俎社稷  
之間者蠻方蠹蠹 天討赫怒徵調期會軍書  
旁午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猛鷲鮮

克有濟言撫字者烏能恢恢游刃乎李公獨不  
 然催科力役未嘗後也而弗忍先之未嘗弛也  
 而弗忍苛之平情酌理民以太和數年來百廢  
 具舉斥鹵磽确之墟馴登康衢雖鄭臨淮寇河  
 內不足喻其美也余從事行間飫仁聞者詳且  
 久未幾邑人徵箋至又未幾同聲吟至巷謠塗  
 咏洋溢簡編益為之動色以手加額也伏念公  
 良將也而良吏矣豈與武健猛鷲者同日語哉  
 此邦之人沐浴膏澤發為謳吟宜也若夫接畏

壘之壤過中牟之野以及千里聞聲者咸愛慕  
 而歌詠之者何哉豈非人心好善之同有發于  
 中而不能自已者耶以公之才之德異日者克  
 壯其猶騰九萬而上又將為之賦彤弓歌湛露  
 焉豈區區私咏已耶爰弁數語于首

同聲吟序

刑部郎中 戚崇進 邑人

昔先王之制體國經野必先定其山陵川澤伯  
 陽氏曰凡國必依山川山川之氣敦龐淳厚然  
 後精英所發幹止寧而民生樂扎凶天荒不能

爲害公劉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良以陰陽向背苟不得其理則廬旅區宇有難以居之安者又何以立制度教文章成禮樂君宗之美哉雖然三代遠矣通都大邑昔聖昔賢所以經營而相度者求其遺跡宥不可見雖一二良有司亦不能行度外之政爲斯人計久長若吾衛父母李公則有異焉衛境僻民淳而川原氣散下流之水一逞直去無迴環之形異峯卑俯無煥發之勢以故人物凋耗學校人希前之守者

莫之理也公蒞政之日檢身釐弊善典畢舉趨事赴功以爲不培其基雖多方補救終非澄源之論遂合衆興工爰疏爰築濬城濠以蓄渟汗之水遏其下流使注北渠紆餘曼延回曲相抱堤旣成植之芳木覆以美草不特形勢完善兼有遊觀之美人名之曰李公堤從其姓也當役未舉時人以財不足爲慮及公一倡率之而車牛擔負民爭自獻功信乎誠之所格捷若桴鼓焉又以學宮榛蕪非育才地也爲理堂舍延師



儒以訓之又以草萊未墾非養民道也為給牛種作社倉以儲之其他立義塚以瘞枯骨捐藥餌以軫疾咎學有署射有圃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無何秋闈鄉試諸生告售者一人蓋三百來所未有也嗟乎天下事患於不為為之無不成彼叔孫之芍陂西門之渠夫非其為之者善與不佞衛氓也感德政之成樂與父老子弟享樂利于無窮故集同聲三卷以附於詩歌豈弟君子民之攸暨之例

同聲吟共三卷全載則苦累牘擇取又嫌掛漏故一概不

錄

月課引

康熙五十四年

威海王教授

瀛臨進士

蓋聞同心斷金易比如蘭之臭伐木求友詩賡鳴鳥之聲故攻錯必藉乎他山而講習尤資于麗澤絳帳請業生徒集季長之門青草留芳書帶生康成之宅廣文官冷鄭虔之軼事堪論教授身先安定之良規可溯喜風流之未墜仰止維殷幸大雅之匪遙振興有志威衛地環渤海壤接扶桑洪波浴日百川匯集以朝宗駭浪浮

天河伯望洋而却步珠宮貝闕光連不夜之城  
蜃市雲莊幻出蓬山之島駕長虹于碧落鰲背  
千尋湧金柱於紅盆龍文五色此固逍遙遊之  
所不能述齊諧記之所未盡傳者也則有閩閩  
名家代傳禮樂縉紳舊族世襲簪裾冠蓋蟬聯  
竇桂偕王槐並茂科名鵲起荀龍其崔鳳齊輝  
自昔多賢於今爲盛所慮栽培無地衡鑑不精  
豈不有負文壇虛生福地瀛雖窺半豹未識全  
牛仕專爲貧遂竊寒氊之座學僅干祿旋登司

鐸之堂雅好雕蟲職當造士欣逢黍谷回春之  
候恰值蘭亭修禊之辰垂楊柳之絲鶯遷綠樹  
泛桃花之水魚躍清波風高而北溟鵬飛霧曉  
而南山豹變爰集佳妙約定文盟非云鬪勝而  
矜能庶幾因文以見道爾諸生或老成碩宿或  
卓犖英賢千里神交一時高會各灑江山之麗  
藻抒寫予懷爭看錦綉之才華張皇尺素庶幾  
雲蒸霞蔚月異日新不徒藝苑之徽踪兼作熙  
朝之盛事用是忘其謏陋擲瓦礫以叩鐘鏞所

冀惠我好音歌陽春而和下里

條議 詳文 呈稿 奏疏 記畧 留衛裁衛事體照年

分彙

闔衛紳士留衛條議 康熙二十

年

為酌議去留之便以深未然之防事竊照邊海設衛原以防海而威海一衛則枕接劉公島海口灣環曲抱容納萬艘為南北咽喉且東距成山衛一百餘里南距文登縣九十里西距寧海州一百二十里北則盈盈滄海一碧萬頃是以

明初設操軍二千餘名明末設營兵二千五百名今我

清又調防文登縣營千總一員營兵二百五十名協理戒備大率專為防海備倭起見原非設衛設官專為徵收屯糧計也且設屯養軍止以屯其地者即食其食原無起科徵解之例鼎革而來軍去屯存而佃耕屯地者始輸納屯糧因屯係衛地故加衛官以兼理之責則威海之有專城專官固非屯存與存屯亡與亡之說可弛防而

撤備也近奉土檄督議屯地屯糧欲併隣近州縣以專責成誠爲時至事起之正論但恐屯地一去則衛官權輕衛權輕則裁衛裁官之說必有起而議其後者案查

清初裁衛之議屢屢矣其議裁而卽裁者同城之衛有衛官而無衛學者也如登州衛之歸併蓬萊縣寧海衛之歸併寧海州亦旣裁之而不疑矣其議裁而終不果裁者如威海衛之孤峙於北海成山衛之孤峙於東海靖海大嵩之分峙於

南海星羅碁布永爲保障者亦旣留之而不疑矣今以議屯之故而釀成裁衛裁官之漸豈無防于封疆海口久安長治之計乎且威海之不便議裁者尤有說也設衛之初卽設衛學作養官軍子弟以爲收拾人心之助建黌宮崇聖像設教授員典至重也

國朝因之挺然各立庠校今使屯可併也衛亦可去衛可去也學亦可散卽令不散而附于別州縣學之後使堂堂俊秀補廩出貢各成一路功名

之士一旦而委之為流離瑣尾之子猶或可忍也儼然 聖像而委之荒烟蔓草之中亦不足傷乎且衛無居人諸生即居人也威無丁諸生之子弟即丁也前于逆猖獗官率諸生子弟守荒城拒狂敵總恃人心為城之力若裁衛而改學則諸生子弟亦去衛而就食是無衛即無衛學無衛學即無衛人無衛人則窮荒遐陬之地勢必有空虛叵測之慮矣故屯地屯糧可以去可以不去而衛城衛官乃必不可去終不可去

者也懇祈伏查前情轉呈上臺輕重緩急之間細為斟酌何去何留永為定例庶不以更張之端貽事後之悔矣

附文登縣留成靖二衛詳文

文登縣知縣 王 邴

看得成山靖海二衛一居東北去縣百二十餘里一居東南亦去縣百二十餘里二衛雖無漕運然俱係邊海要地實與邊衛無縣可併者同非可概之直隸各省諸屯衛也明季之時衛因

縣轄官民俱受其累自我

朝順治十六年間始將縣衛分管迄今相沿二三十年屢經議併而不併者皆我

國家防海之計綢繆未雨之深謀也此固不具論卽曰錢糧可徵是也但兩衛離邑寫遠往返維艱若一議併勢必催糧者呼應不靈納糧者比較違誤以至點卯過限道途之費一年倍於正供民力幾何其堪此耶則錢糧亦未易徵也卽曰地畝可核是也但兩衛屯地右在他州別縣數

百里外者若一議併而縣境內者可核縣境外者亦可核乎况軍民混雜民地入於軍戶軍地入於民戶疆界不清爭訟不已則地畝亦未易核也卽曰逃盜可清是也但兩衛地方遼濶坐鎮有人巡緝難諉若一議併鞭長有不及馬腹之虞豈無萑苻乘間竊發者乎豈無匪類潛藏莫識者乎及至事露貽害匪輕則逃盜又未易清也此併與未併利害較然故以縣治衛不若以衛治衛之爲便也况自有衛以來建立學宮

俎豆無替今當

熙朝崇儒重道之際如懷遠永寧諸衛無學校之處尚有議復之美政而忍令三百年之巍巍聖學鞠爲茂草使邊海文風之不被其澤乎此又讀書士子更所未便者也今行查酌議合無詳請憲臺轉詳惟仍舊制之爲兩便耳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登州府留衛詳文

據萊陽文登二縣及大嵩成山靖海三衛反覆

敷陳不便裁併訖且又據各衛士民連名公呈歷陳風土形勢追言創制始末極言利弊是縣衛兩議固所僉同而士民公論又皆畫一則大嵩成山靖海三衛似當俯順輿情仍然舊制以留爲便者也惟據寧海州先旣詳稱威海一衛實與裁併之例相符而該衛則稱裁併不便有八兩相互異隨行該州一併確議雖據該州逐一議覆但裁併未免更張其間調劑稍有未善必貽地方之累是則威海一衛合無亦仍舊貫

為便然事關因革各衛應否裁留卑職未敢擅便憑據該州縣衛查議前來相應據實核轉

闔衛紳士留衛公呈

雍正三年

呂曰卓

邑貢生

為存留要地以重海防以安邊鄙事竊威海一衛踞登郡極東東接高麗南通日本琉球北達奉天天津島嶼聯絡劉公最險為江浙七省通商要路貨船停泊海寇劫掠每從此發誠寧文之屏蔽登郡之門戶而

帝都之咽喉也西去寧海州一百二十里南去文登

縣九十里與在內衛所附近州縣者迥乎不同是以前朝於軍屯而外復設備倭等員駐防並守夫有所用之也我

朝定鼎以來

聖德普照海外賓服一切衛所概奉裁革獨於威海屢欲裁而仍留蓋知有所不便也近奉部文遵旨議併着督撫分別詳細區處具奏思威海衛據東海要衝州縣鞭長不及寧福水師兩營皆有防海之責者然寧兵不滿三百汛兵墩堡三百餘



里水師戰艦登郡膠州分防止有十隻更番巡哨南北奔馳二千餘里而海寇窺伺來如風影如康熙四十二年及五十一年卒然乘虛所至風鶴向非衛守督率兵丁晝夜巡護比及兵將合聚東郡之憂恐未有艾是威之為衛東海第一要地正宜整頓以備中外安可議併况我朝重道崇儒加意培植

聖脈威雖蕞爾 聖像在焉

先帝御製匾額巍巍懸壁作何安植更當斟酌卓等

世居海濱就中利害敢不直陳倘蒙採擇疏請存留不惟萬年之金湯鞏固亦邊海貧民所賴以為保障者也旨昧竄陳伏候憲裁

奏留山東邊海七衛

雍正四年

山東巡撫陳世倌 海寧進士

為遵 旨議覆事 臣看得衛所歸併州縣一案准部令 臣查議具題 臣以沿邊衛所關係海防非身歷其地不能備悉情形未敢輕議前已具摺奏明並咨兵部上年

陛見復經臣面奏今臣於五月內會勘河道事竣隨  
於六月二十六日輕騎減從遍歷登萊青三府  
自安東衛起至靈山衛折而浮山所至鰲山衛  
又折而雄崖所歷大嵩靖海成山威寧等衛沿  
海一帶地方綿亘三千餘里南通江浙閩廣北  
達天津盛京直臨大洋山城屹立地勢險要迥  
非內地可比其界址去州縣遠近與各該衛所  
所報無異所到之地又據紳士軍民紛紛具呈  
籲留臣親登島嶼細察形勢揆之舊制驗之輿

